

優等獎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陳建成

人物

蘇彥博：男。約三十歲。

黃心怡：女。約三十歲。

蘇父：蘇彥博之父。

蘇母：蘇彥博之母。

黃父：黃心怡之父。

黃母：黃心怡之母。

時空

自一九九九年末到二〇〇〇年夏天的臺北。

第一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

心怡家。黃父看著電視，電視上播著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造勢的報導，但是沒有聲音。黃父看得入神。電鈴響。黃母出去，不久回來，拿著包裹。不久後，心怡也走進客廳，確認同時打開包裹。

黃母：又是書了？（頓。）啊是什麼書？

心怡：準備考試的書。

黃母：妳現在還需要什麼考試？

心怡：英文。

黃母：英文喔？是什麼檢定還是什麼？（頓。）為什麼

什麼忽然想要準備考那個？

心怡：只是順便當作練習英文啦，有考試當作目標

比較有動力。（頓。）妳問題很多耶。

黃母：多問幾句都不行。

心怡：爸看電視怎麼都不開聲音？

黃母：哎喲，拜託，新聞看看去都那些，而且很

吵耶。

心怡：（對黃父。）不開聲音有什麼好看的？

黃父不回答。

黃母：人家喜歡就好了，管那麼多。

心怡欲離場，沒有把拆掉的包裹收走。

黃母：喂，垃圾放在桌上自己收走。長那麼大了還

要別人提醒。

心怡把裝書的紙盒收走。

黃母：家裡就是要保持乾淨，又不是住旅館。好像

妳媽只是幫妳打掃旅館房間的掃地阿姨。

心怡：收好了啦。

心怡準備離場。

黃母：記得不要亂放，紙盒可以回收，要放到要回

收的回收袋裡面。

心怡：（邊走邊說。）好啦好啦，知道啦。

心怡離場。黃父依然專心看著電視。

黃母：新聞播來播去都那些，有什麼好看的？

黃父：不會呀，我覺得很好看。

黃母：又都是選舉的新聞……（黃父沉默。）聽說

板南線在聖誕節前夕通車，要不要跟心怡一

起去嘗鮮一下？選舉倒也是有個好處，在那

之前很多東西都會完工啦，通車啦什麼的……

你還記得之前淡水線剛通車的時候，我們不

是也一起去坐過？

黃父：噢，對呀，淡水線……

黃母：臺北真的變了好多……臺灣也是。二、三十

年前哪能想像有什麼總統選舉，把臺灣搞成

亂糟糟的……

沉默。心怡自房間出來。

心怡：你們剛剛在聊什麼？

黃母：就聊到捷運要通車啦，聖誕節前，我想說……

心怡：喔，板南線喔？那應該會人擠人吧，臺灣人就是愛一窩蜂，真的很受不了。（頓。）對了，妳剛剛要說什麼？

黃母：……我是說，妳聖誕節有什麼打算嗎？

心怡：彥博有約我了。

黃母：喔……彥博還好嗎？在現在的公司怎麼樣？

心怡：應該還可以吧。

黃母：喔，是喔……那他會用到日文嗎？妳之前不是說是日商公司？

心怡：其實不會，因為還要跟美國跟歐洲那邊溝通，

還是以英文為主。他原本還打算學日文，但是後來也想說算了。

黃母：妳可以教他呀？

心怡：喔，也要看他不想啊。語言要有機會用才有動力學。

黃母：那妳念英文念那麼高興？

心怡：（清了清喉嚨。）相對來說，英文還比較可

能用到。（頓。）欸，昨天跟 Emily 吃飯。

她都在英國念完書工作一陣子回來了。結果妳知道她跟我說什麼嗎？她說她好不適應臺灣……怎麼會有人說這種話？我不懂……

黃母：Emily 是……大學同學啊？

心怡：對呀，她人在英國的時候也沒特別聯絡，沒想到還記得我。（頓。）妳沒注意到有新的茶葉嗎？就是 Emily 送的。我還以為妳有泡，想說已經被打開了。

黃父：是我泡的。（頓。）很好喝。

黃父喝了口茶，繼續看電視。

心怡：還有嗎？

黃父：廚房裡面應該還有。

心怡：喔，好……

黃母：英國茶噢，感覺應該不錯吧，英國下午茶不是很有名？

心怡：大概吧。

沉默。黃父離場。

黃母：真不知道那些選舉的新聞有什麼好看的。

心怡：（頓。）有件事情要跟妳說，最近我跟彥博

聊到，或許可以安排時間跟他們父母見面。

黃母：可以呀。看什麼時間地點再跟我說，都方便。

心怡：彥博的父母沒看過爸爸。

黃母：（笑。）我知道呀。（頓。）妳有跟他說到

裡以前的狀況嗎？

心怡：當然有呀，都相處那麼久了。

黃母：說得多詳細？

心怡：多詳細？

黃母：爸爸的狀況在不同時期都不一樣，沒講清楚

會給人留下錯誤印象。

心怡：我說得很清楚。

黃母：那他怎麼說？

心怡：他沒說什麼。他只問我在意嗎？

黃母：那妳怎麼回答？

沉默。

黃母：那妳現在的意思是什麼？還是只要我去就

好？

心怡：……妳確定？（頓。）既然彥博說他不會介

意。那我們又何必……？

黃母：我也沒有介意。

心怡：那就好。

黃母：那我來想要怎麼安排。

沉默。

心怡：不會怎麼樣吧？

黃母：什麼東西怎麼樣？妳這樣講話我怎麼聽得

懂？

心怡：沒事……

黃母：對了，彥博不是有個哥哥在美國，他怎麼樣

了？

心怡：聽說娶了個美國太太。

黃母：妳之前不是說他小時候就過去留學了？

心怡：對。

黃母：……這樣彥博有沒有可能之後也去美國呀？

心怡：如果我們去的話呢？

黃母：妳想去嗎？

心怡……：我認識的人都在國外了。

黃母……（笑。）那跟這個沒有關係吧？

心怡……：而我還困在這個地方。

沉默。黃父拿著兩杯茶上場。

黃父……：試試看。

心怡……：噢，謝謝……

黃母與心怡喝茶。

黃母……：好香噢。

心怡……：真的。

黃母……：啊！

心怡……：幹嘛啦？

黃母……：我忘記我晚上不能喝茶喝咖啡了，會睡不著。

心怡……：哎喲，妳才喝一口。而且是爸爸特地泡的。

黃母……：我知道啦……：那喝完這一杯就好。

黃母將茶一飲而盡。帶著茶杯離場。

心怡……：爸爸……

黃父……：怎麼了？

心怡……：茶很好喝。

黃父……：妳不怕睡不著？

心怡……（笑。）我都習慣睡覺前喝咖啡的，這茶算

得了什麼？

黃父笑。心怡靜靜把茶喝完，離場。黃父把電視聲音

轉開，隨即關上。

第一場：一九九九年，聖誕節前夕

臺北天母某咖啡店。瀰漫聖誕節氣氛。可聽見不遠處有教會傳出聖歌的聲音。

心怡……：哎，果然是天母，氣氛就是不一樣。

彥博……：明明是行憲紀念日，跟人家過什麼聖誕節。

心怡……：少在那裡……：不過，你不覺得氣氛很不一樣

嗎？

彥博……：哪裡不一樣？

心怡……：不知道，可能是千禧年要來了吧。

彥博……：我還以為是選舉要來了。

心怡……：噢……：說到選舉，忽然讓我想到日本。

彥博……：日本？妳也扯太遠了吧？

心怡：哎——四年前選舉的時候，對岸老共不是還在說要射飛彈嗎？那個時候我就想說如果要是逃亡的話，要逃去哪裡比較好，結果想來想去，我應該會選日本。

彥博：為什麼？

心怡：很美好不好——而且好歹也是曾經的母國。

（頓。）唉，有時候真希望自己日本人，

要是臺灣現在還是日本的一部份就好了——

彥博：是美國的一州也不錯？

心怡：（鄙夷地。）美國？那是什麼啊？可以吃嗎？

彥博：在美國的話，就可以理所當然地過聖誕節啦。

心怡：在日本也可以好嗎？在日本過聖誕節才有氣氛咧！

彥博：那妳之前還說妳想去美國？

心怡：誰說我不想？（頓。）只是真是有點心有不甘，我有跟你說過 Masako 的事情吧？

彥博：Masako？誰啊？

心怡：就之前我在學日文的時候認識的同學，張雅

子。

彥博：喔喔，妳之前說到日本工作的那個？

心怡：對。她在日本一家外商工作，當財務規畫，

重點是她最近跟一個日本人結婚。現在住在

世田谷，真的好讓人羨慕——

彥博：哪一點讓人羨慕？外商，日本人，還是世田

谷？

心怡：（正色地。）廢話，當然是全部。

彥博苦笑。

彥博：只能說人各有命。

心怡：講什麼廢話？哎，你不懂。（頓。）不過

說真的，明年四月的時候去一趟日本怎麼樣？

聽 Masako 說，在櫻花季的時候，靖國神社晚上的時候還會有能劇表演。

彥博：能劇？那是什麼？可以吃嗎？

心怡：閉嘴。

彥博：妳怎麼那麼多朋友在國外，在英國的叫

Emily，日本的叫 Masako，還有一個德國的叫

什麼？

心怡：Markus。還有一個在法國的 Agnes。

彥博：（刻意地。）妳朋友都好厲害喔。

心怡：（不耐煩地。）這個話題可以結束了。（頓。）

哎喲，蘇彥博，所以到底要不要去日本啦？

彥博：要去也是可以……不是四月嗎？還早啦。

心怡：什麼還早？機票飯店都要早點訂。不過，

明年……明年就是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了

耶——

彥博：兩千年，感覺會有什麼事情改變……

沉默。

心怡：（聯想到什麼似的。）對，但是是什麼事情

呢？

彥博：就只是一種感覺。

心怡：騙人，你一定有想到什麼。

彥博：妳想很多。

心怡：唉，要是明年可以在不同地方跨年就好了。

沉默。

彥博：對了，上次說的那件事情……所以妳媽就決定那樣？

心怡：嗯，先在家裡喝個茶，她也先請一個認識的

店家留了位子。

彥博：我看過伯父幾次，都感覺不太出來什麼……

心怡：我小的時候可不是這樣。（頓。）你有跟你

爸媽說嗎？關於這方面……？

彥博：我沒說。

心怡：幹嘛不說？

彥博：我就沒事嘛，特別說出來很奇怪。

心怡：沒事的話當然很好。哎，說到他，最近真的

是很關心選舉。

彥博：選舉喔……唉，反正……

心怡：反正怎樣？

彥博：沒事，忽然想到這次選舉還真不知道誰會勝

出。

心怡：對耶，藍營分裂，這樣你們家要投哪一個？

彥博：不知道。

心怡：嗯……

彥博：倒是妳，居然說得出什麼「藍營分裂」這種專有名詞，之前還說不在意選舉，妳自己才關心吧。

心怡：原本不想知道，家裡電視整天開著也會知道，好嗎？反正我大概也不會去投票，只是看看湊熱鬧。

彥博：也是……

心怡：要是臺灣是美國的一部分就好了，就不用煩惱那麼多問題。

彥博：妳不是認真這樣想的吧？

心怡笑笑，不置可否。

心怡：對了，有個荒謬的問題要問你，就是那個……話說你爸跟你媽到底是做什麼的？

彥博：是蠻荒謬的，我們都交往多久了？

心怡：哎喲，只知道他們是退休的公務員就夠啦，誰會有興趣知道細節啊？是我媽想知道啦。

彥博：喔……我爸好像是法官吧。

心怡：「好像」是法官？我說這位先生你的荒謬程度也不遑多讓啊。

彥博：然後我媽在國史館……

心怡：也是好像？

彥博：好像。

心怡：唉，也真是的。

彥博：他們也不會在家裡多講什麼工作的事……這樣是正常的吧？

心怡：算吧。何況都退休了。

彥博：但是妳媽問這個幹嘛？

心怡：都要見面了，總是要……先瞭解一下。

彥博：我是知道妳媽在銀行上班，也僅止於此。至於妳爸嘛……

心怡：哎，知道這樣就夠了。

彥博：不過……妳爸之前是因為什麼變成像妳說的那樣？

心怡：受到意外的刺激……我媽是這樣說的。

彥博：可是精神方面的東西，總是有個具體的事情

還是什麼的吧？

心怡：我不知道……

彥博：妳是真的不知道？

心怡：怎麼忽然問那麼多？

彥博：要是突然被問起，才知道怎麼回答啊。

心怡：不會啦，你自己不也是說不特別注意的話，

根本不會注意到。

彥博：也是。

沉默。

彥博：妳想再喝什麼嗎？

心怡：好像可以再喝個酒吧。

彥博：好啊……

心怡：但是你要開車……

彥博：我不用喝，妳喝就好。

心怡：（頓。）等下，你問我的意思不是你要去買

嗎？

彥博：妳去啦，是妳要喝的耶。

心怡：（不可置信地。）蘇彥博！那你還問我！

心怡起身離場。彥博從口袋中拿出了一個小而精緻的禮物盒，他打開確認了一下，然後放在桌上。不久後，

心怡回來。

心怡：（注意到禮物盒。）這個是？

彥博：打開看看。

心怡打開禮物盒。

心怡：咦？這個是……（拿起一條項鍊。）南青山那

家的項鍊？

彥博：登愣，Merry Christmas！之前妳不是有提到很想

要這家的東西？

心怡：Zoe推荐的，她說在日本很紅。不過你怎

麼買到的？

彥博：託去日本出差的同事買的。

心怡：謝謝，這個……應該……

彥博：不會啦，現在聖誕節有在特價。

心怡：噢……我才不是在問這個咧。算了……

彥博：幫妳戴一下。

彥博幫心怡戴項鍊。

心怡：啊，Minamiyama ni ru mitai。（日文：「好像身在南青山」之意。）要是現在就在南青山就好了。現在 Masako 一定跟她先生在南青山那邊過聖誕節……為什麼我的朋友同學們都可以出國，我卻只能一直待在臺灣，而且還是待在原本的學校裡做行政工作……？

彥博：又沒什麼不好，妳這種比較的心態跟中學生很像欸。

心怡：那些聯考分數比我低的人都可以了，憑什麼我不可以？

彥博：哈哈，我就說吧，就是這種想法。

心怡：我沒有在比較，我真的沒有在比較……

彥博：但是妳就是在比較啊。

心怡：……該不會我的人生就要這樣結束了吧？

彥博：什麼東西啊，講得那麼誇張。

心怡：啊，哪裡誇張？

彥博：妳說得一副世界末日的樣子。

心怡：哈哈，真的是末日要到了，不過幸好是世紀

末日……不好笑？算了。（喝酒。）嗯，這酒好喝。（頓。）如果真的有聖誕老公公的話，你希望他送你什麼禮物？

彥博：我沒想過耶。（頓。）妳希望收到什麼禮物？

心怡：任意門。

彥博：要任意門幹嘛？想去哪？

心怡：不知道……maybe就世界的盡頭吧？

彥博：白癡。

心怡：真的。

沉默。心怡喝酒。

彥博：不過，任意門之外的東西……我是可以想辦

法送妳。

心怡：你才白癡咧。

彥博：真的。

心怡：（起身。）要走了嗎？

彥博：（也起身。）好啊。

兩人開始離場。

心怡：對了，要去坐坐看板南線嗎？不是今天通車？

彥博：幹嘛跟別人一窩蜂啊？

心怡：又沒關係，我就是愛一窩蜂啊，不行嗎？

彥博：（揶揄地。）可以可以可以。

兩人離場。

第三場：二〇〇〇年一月

彥博家。牆上掛有兩幅書法作品，一幅寫有「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另一幅寫有「無罣礙故無有恐怖」。同時可聽見從書房流出的《心經》誦經聲。彥博看著牆上的書法。

彥博：爸爸學書法學多久啦？

蘇母：很久了，退休前就已經在學了。（頓。）怎

麼忽然問這個，平常看你對你爸也沒什麼興趣。

彥博：嗯……就隨口問問。

蘇母：他之前在學佛的地方，剛好有一位師兄會寫書法，就說寫書法可以安定身心。退休前只是偶爾去，退休之後時間更多了，也就變成

了習慣。

彥博：安定身心？做什麼事情需要安定身心？

蘇母：哎喲，你去問他呀，問我？

彥博：嗯……對了，你跟爸爸最近有空嗎？

蘇母：最近喔……這個周末要去林口體育館參加一個法會。

彥博：什麼法會？

蘇母：萬人獻燈祈福法會。

彥博：（笑。）祈福？祈什麼福？（頓。）誰辦的？

蘇母：好像是佛光山。（頓。）哎，這種活動真是不想參加。

彥博：不想去就不要去啊。

蘇母：你爸就說一定要去，說什麼蕭萬長還有吳伯雄都會到場。（頓。）怎麼了，你有想安排什麼事嗎？

彥博：跟心怡家人見面的事……

蘇母：噢，對，不過最近快過年了，可能要等過年後了吧。（頓。）心怡自己工作應該也在忙吧？

彥博：嗯……今年除夕要在哪聚會啊？

蘇母：看你伯父他們怎麼安排囉。

蘇父從書房出來。

彥博：（對蘇父。）你們周末要去參加法會？

蘇母：我才跟彥博說我其實沒有很想去。

彥博：聽起來像是選舉造勢活動。

蘇父：重點不是那個。

彥博：那是？

蘇父：上禮拜去中臺禪寺惟覺老和尚那裡，他才開

示說佛教參與政治，叫做動中修行。我們是

國事，佛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彥博：直接說支持國民黨就好啦，講那麼多。

蘇父：就佛教的世界觀來看，選舉其實也只是眾多

因緣當中的一種，佛教徒應該要主動站出來

替臺灣修福報，投給有福分的人。

彥博：這種說法……有差嗎？

蘇父：臺灣過去之所以可以安定五十年是誰的功

勞？這種福分當然要珍惜。

蘇母：總之你爸的意思是，講選舉輸贏太low了，重

點是業力福報的問題。

彥博：但是聽說媽祖支持宋楚瑜耶？

沉默。

彥博：哎，這陣子在報紙上看到一個選舉廣告好好

笑，說什麼國民黨是老佛爺，推翻了滿清但

是卻比滿清還專制。

沉默。

蘇父：哈哈……

蘇母：這種沒邏輯的東西，你該不會還真的相信吧？

彥博：沒有啊，只是覺得蠻有創意的。

蘇母：創意？只是用來騙騙年輕人的吧？只能說真

是——

彥博：真是什麼？

蘇母：只能說……我的意思是，用很花俏的東西去

欺騙大家……有個成語我忽然忘了。

彥博：誹眾取寵？

蘇母：沒錯，只能說真是誹眾取寵。

蘇父：哈哈……

蘇母：到底有什麼好笑的？

蘇父：沒什麼。不過就是廣告嘛……

蘇母：說到譁眾取寵，它的英文怎麼說啊？

彥博：這個太難了吧。

蘇母：是對你來說太難吧？虧你還學那麼久英文。

彥博：No comment，不予置評。

沉默。

蘇父：對了，剛剛接到電話說這次除夕聚會的餐廳

決定了。

蘇母：又到了大魚大肉的時期了……

彥博：每次妳這樣講還不是吃最多？

蘇母：就算是也不用說出來呀……哎，不過說真的，

與其關心選舉還不如關心自己身上的贅肉。

（開始做起運動。）運動運動多運動。（對蘇

父。）你也是要多運動。

蘇父：我有在運動啊。

蘇母：（繼續做運動。）我怎麼都沒看到？

蘇父：不定期四處拜訪仙佛就是一種運動。

蘇母：那哪算？

彥博：爸爸的意思是，仙佛都住在深山峻嶺當中，

爬山也是種運動……

蘇母：（敷衍地笑了幾聲，繼續做運動。）這才叫運

動。唉，前幾天才看到蔣夫人的消息，感覺

她氣色還是很好的，真不知道是怎麼保養的。

（停止運動。）啊，好累——

彥博：我先回房間。

彥博離場。

蘇母：說到除夕，他們訂位沒算彥鈞他們吧？

蘇父：他們有稍微問一下。

蘇母：怎麼搞的，怎麼今年又不回來。

蘇父：就讓他忙吧，他不是考慮要離開美國，到中

國大陸去，說是美國汽車產業正在下滑，未

來的機會還是在大陸。

蘇母：對呀，哎，比起彥博，彥鈞還是比較有在想

自己的未來，大學要念什麼都自己決定，連

太太都娶了，還是個美國人，要是快點有孫子就好了。至於彥博啊，大學延畢，說是不知道自己想念什麼，整天到處遊蕩。現在的工作也是我們三催四請他才去找的。

蘇父：也還不錯啦，日本公司。

蘇母：日本？都泡沫經濟多久了，哪有什麼前途？真沒想到連美國的機會都在減少……欸，你想彥鈞會不會回來臺灣呀？反正大陸跟臺灣那麼近……？業務有往來，在這邊做應該也行吧？

蘇父：想那麼多，八字都還沒一撇呢。

蘇母：彥鈞做事很有效率，沒把握的事情他也不會說……

蘇父：不過沒回來也好，親戚見面，又接近選舉，真不知道要聊些什麼。

蘇母：對呀，之前才看到報導說什麼情侶為了政治立場不同，喝醉酒之後吵著跑去跳崖，還有什麼人妻拋下丈夫去追逐自己心儀的候

選人……真的是噢，不知道該說什麼……

彥博上場。

彥博：欸，查到了啦。譁眾取寵叫做 grandstanding。

蘇母：你查那個幹嘛？

彥博：妳不是想知道？

蘇母：噢，對噢，我自己都忘了。

彥博：然後，我剛剛在廚房好像有看到蟑螂……

蘇母：蟑螂？

蘇母離場。

彥博：寫書法好像很有趣喔……看你寫才漸漸這樣

覺得……

蘇父：主要是可以修身養性。

彥博：跟安定身心。

蘇父：對，安定身心。

彥博：雖然這兩個好像意思一樣……

從廚房傳來拍擊的聲音，還有蘇母叫著：「打死你，打死你」的聲音。

彥博：家裡很久沒看到蟑螂了。

蘇父：大概是從哪個水管爬上來的。

彥博：天啊，好噁。

蘇父：你是沒打過蟑螂嗎？

彥博：都是媽媽在打。

蘇父：那你來負責唸往生咒。

彥博：往生咒？什麼往生咒？

蘇父唸起往生咒。

彥博：等一下，我記得之前打蟑螂都不用唸往生咒，

為什麼現在要開始唸？

蘇父：那是之前不夠講究。而且唸往生咒，可以將

功德迴向冤親債主，平常沒事也可以多唸。

彥博：喔……（頓。）那我可以之後再學嗎？

蘇父：可以呀，不急，看你時間方便。（頓。）這

次我來唸就好。

蘇父離場。彥博看著牆上書法沉思。

第四場：二〇〇〇年三月上旬

心怡家。

黃母：彥博他們家應該喝茶吧？

心怡：不知道，應該會喝吧。

黃母：你認識他那麼久，他都沒喝過茶嗎？

心怡：印象中都是喝咖啡。

黃母：不過這茶蠻好喝的，應該沒問題吧。

心怡：哎，搞不好人家根本不在意。不用把自己搞

得神經兮兮的。

黃母：也是，哈哈。

心怡：倒是爸爸，之前跟他說今天的事情，他好像

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黃母：就平常心吧。

電鈴聲。

心怡：我去開門。

心怡離場。不久後跟彥博、蘇父、蘇母上場。彥博手

上提著伴手禮。

彥博：伯母好。（對蘇父跟蘇母。）這是心怡媽媽。

蘇父／蘇母：妳好。

黃母：坐啊坐啊，先坐下來聊。

眾人就座。

彥博：（拿出伴手禮。）這是咖啡跟瑞士卷。咖啡是我哥的太太從美國寄過來的，瑞士卷則是最近很火紅的那家。

黃母：喔，對，這家最近好像真的很紅。

蘇母：剛好有認識才買得到。（頓。）只是咖啡不知道你們平常喝不喝。

黃母：喝啊喝啊。

蘇母：那就好……拿過來之前稍微猶豫了一下，但是彥博說沒問題。

黃母：那你們喝茶嗎？

蘇母：喝啊喝啊。

黃母：那就好……我們也是稍微猶豫了一下。

蘇母：（禮貌性笑了笑。）噢……

心怡：那我們先去準備一下。

彥博：順便切一下瑞士卷，我想吃。

心怡：好啦，知道啦。

心怡跟黃母拿起伴手禮袋子離場。蘇父、蘇母與彥博

在場上，沉默。

蘇父：（對彥博。）雖然說跟心怡很熟，不過在人家家人面前還是要注意一下禮貌。

彥博：又沒差。

蘇母：什麼沒差？怎麼會沒差？人家會覺得我們家教不好。

彥博：只是順便，而且搞不好人家本來就想切。

蘇母：搞不好人家有先準備什麼東西。

彥博：我沒想那麼多。

蘇母：還是說他們想要自己留著吃。

彥博：不會吧？

蘇母：總之之後要注意。

彥博：那怎麼辦？

蘇父：沒關係啦，說了就說了，也不是什麼大事。

彥博：對啊，說了就說了。

蘇母：哎，真是的。

沉默。

蘇母：不過，怎麼好像沒看到心怡的爸爸？

彥博：應該只是還沒出來吧……

黃母端著茶跟茶杯出來。

黃母：先喝茶吧。瑞士卷等下就來。

蘇母：不好意思麻煩了。

黃母離場。沉默。黃母拿著瑞士卷再上場。

蘇母：心怡呢？

黃母：她去叫她爸爸。

蘇母：噢，對，我們還在想說……

黃母：先喝茶啊。

彥博：沒關係啦，等人都來了再喝也不遲。

蘇母：算你學得快。

黃母：什麼意思？

蘇母：沒有，剛剛才說他沒禮貌。

黃母：哈哈，彥博哪會沒禮貌？

心怡跟黃父上場。

心怡：爸爸，這是彥博的爸爸跟媽媽。

蘇父／蘇母：你好你好。

黃父以肢體表示禮貌，但並不說話。心怡與黃父就座。

黃母：那大家就吃吧，別客氣。

心怡：（吃了瑞士卷。）這瑞士卷真的是蠻好吃的，

果然是名不虛傳。

彥博：而且跟茶很搭。

蘇母：太好了。

黃父：（低聲。）放我出去。

沉默。

蘇母：剛剛是不是有什麼聲音？

心怡：沒有啊，哪有什麼聲音？

蘇父：好像是人的聲音……？

黃母：可能是鄰居在說話吧，有的時候隔音沒有很

好……

蘇母：（表示理解。）喔……

黃母：對了，剛剛你們說到那個咖啡呀，是從美國

寄來的，所以彥博的哥哥現在是在……？

蘇母：對呀，哥哥叫彥鈞，現在在美國。其實是小

留學生，在美國待很久了。

黃母：喔，那彥博沒有想過要去美國呀？

蘇母：沒有啦，他去美國都還不知道可不可以適應呢……

黃母：也好啦，留在臺灣陪父母。蘇爸爸應該也是這麼想的吧？

蘇父：我都是一切尊重他們的意願。

黃母：像心怡呀，就很嚮往美國，她最近好像還一直在念英文。

心怡：沒有啦，只是當作興趣。

黃母：哪有？看妳很認真。

蘇母：對啊，我看心怡做什麼事情都很認真，不像我們家彥博……

黃父：（低聲。）放我出去。

黃母：（故意裝作沒聽見。）哪有啊？彥博現在在日商公司上班，也很棒啊。

彥博：就是剛好有找到適合的……

心怡：你們吃完的話，廚房裡面還有。

蘇母：沒關係沒關係，也不能吃太多，剩下的你們還是留著吃。

彥博：而且不是說傍晚已經有訂了一家餐廳？

黃母：是呀，等下時間差不多就可以去了。

蘇母：是怎樣的餐廳？

心怡：川菜店。聽彥博說你們家愛吃辣？

蘇母：我還好，他爸爸比較愛吃辣。

蘇父：最近也比較少吃了，偶爾吃一下沒問題。

沉默。

蘇母：（笑。）黃爸爸怎麼好像都沒說到話？

心怡：沒有啦，他只是比較喜歡聽大家說話……

黃父：放我出去。

蘇母：（不確定地。）欸？黃爸爸剛剛說了什麼？

黃父：（起身。）放我出去。

蘇母：發生什麼事了嗎？

心怡：（試圖安撫黃父。）爸爸你先坐下，你看大家都坐著，你一個人站起來很奇怪。

黃父走到蘇父後方。

黃父：放我出去。

黃母：不好意思。（起身到黃父身邊。）來，我們好

好坐下來。黃父身體僵硬，黃母即使硬拉也無法移動黃父。

黃父：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掐住蘇父同時

大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心怡：（協助黃母。）爸爸你不要這樣，人家是彥

博的爸爸……

黃母：爸爸，我們還是先進房間好了，你不要這

樣……

心怡：彥博，來幫忙一下！

彥博：（協助黃母與心怡。）伯父我們先進房間

喔……

彥博協助黃母跟心怡將黃父強拉到房間內。但是仍可

聽見黃父的叫聲自房間內傳出。蘇父咳了幾聲。脖子

還因為剛才被掐住有些不舒服。

蘇母：（對蘇父。）你還好吧？

蘇父：還好。沒什麼。

蘇母：（感到莫名所以。）剛剛這是什麼狀態？這

未免也太戲劇化了，簡直就是……dramatic！

（頓。）等一下，我們剛剛沒聊到選舉吧？

還是說光是選舉的氣氛就讓人變成這樣？我

就說吧，選舉真的讓什麼躁鬱症啦憂鬱症啦

瘋子啦通通出籠了，還真沒想到給我遇到了。

（頓。）話說回來，你有看過黃爸爸嗎？

蘇父：怎麼？當然沒看過啊，問這什麼問題？

蘇母：想說他幹嘛針對你？

蘇父：這種行為還需要什么理由嗎？

蘇母：看起來好端端的，真沒想到……

心怡上場。

心怡：伯父，伯母，剛剛真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

會這樣……伯父你沒事吧？

蘇父：沒事沒事。

蘇母：沒事就好，可能是最近社會整體氛圍比較緊

張吧？還是什麼的？（頓。）彥博呢？

心怡：他等下就出來。

蘇母：妳跟他說我們還是先離開好了，不然我看這

種情況，繼續待下去也不太方便。

蘇父：是啊，就跟彥博說一聲吧。

心怡：真的很不好意思。

心怡送蘇父與蘇母離開之後，回到餐桌整個人沉沉地坐上椅子。不久，彥博自房間出來。

彥博：我爸跟我媽呢？

心怡：他們先走了。

彥博：走了？

心怡：對啊，這種情況……他們說要先走……

彥博：伯父已經安定下來了。

心怡：……是嗎？

彥博：嗯……他之前會這樣嗎？

心怡：很久沒這樣了。

彥博：很久？

心怡：印象中，小時候，偶爾會……

彥博：嗯……

心怡：之前你們也見過幾次面，你覺得呢？

彥博：很正常啊。

心怡：我也這麼覺得。

彥博：不過蠻奇妙的，為什麼他要大叫「放我出

去」？他又沒有被關起來……為什麼還要叫

「放我出去」？

心怡：我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頓。）
今天大概就這樣了，你也先回去吧。

彥博：妳真的沒事？

心怡：也只能這樣了，不然怎麼辦？

彥博：確定？

心怡：確定。（頓。）我想我還是一個人靜一靜會
比較好。

彥博：（略顯猶豫地。）好……那幫我跟伯母打聲招

呼，說我先走了。

心怡：好。

彥博離場。心怡待在場上沉思。不久後，黃母上場。

心怡：情況怎麼了？

黃母：看樣子暫時是沒事了。

心怡：真是意外，沒想到會變成這樣……
沉默。

心怡：但是爸爸怎麼會忽然叫說放他出去？

黃母：我不知道……

心怡：而且他好像是針對彥博他爸爸。（頓。）他們之前有可能見過面嗎？還是有什麼關係？

黃母：不可能吧？

心怡：還是爸爸之前，曾經遭遇過什麼事情……要不然無緣無故說「放我出去」也是蠻奇怪的……？

黃母：這蠻奇怪的。

心怡：我是在問妳問題。

黃母：什麼問題？

心怡：我不覺得爸爸會無緣無故發作，一定有什麼原因……（企圖找出連結。）會不會是……等
一下……我記得彥博說過，他爸爸退休之前是在當法官，該不會跟這個有關係？意思就是……爸爸之前曾經上過法庭，還是……被關過？（頓。）我在問妳問題。

沉默。

黃母：妳一定要知道嗎？

心怡：我知道。

黃母：好吧。（頓。）那時候妳還沒出生……

心怡：然後呢？

黃母：我先說，妳要相信，妳爸爸沒做過任何壞事。

心怡：所以他真的被關過？然後……彥博的爸爸接觸過他？

黃母：彥博的爸爸到底有沒有接觸過他我不知道，

但是……

心怡：所以我猜的是對的？（頓。）我都沒聽妳說過耶。好不可思議，哈，要是沒發生這件事，我永遠都不會知道，是這樣嗎？（頓。）所以爸爸做了什麼事？

黃母：妳真的想知道？

心怡：我真的想知道。

黃母：真的？

心怡：真的。

第五場：二〇〇〇年五月

咖啡座。蘇父坐著，不久後，黃母拿了兩杯以外帶杯裝的咖啡上。

蘇父：謝謝。

黃母：他們說現在只有這種杯子。

蘇父：沒關係。

兩人靜默了一會兒。黃母喝著咖啡。蘇父則無動靜。

黃母：不好意思讓你百忙中還抽空出來。那件事情之後，忙著照顧他，一忙起來就忘記應該要跟你們打聲招呼。

蘇父：妳先生還好嗎？

黃母：有去看醫生，還好。

蘇父：那就好。

黃母：總之，上次發生那樣的事情，很不好意思。

蘇父：妳的心情我可以體會。（頓。）是我應該跟

妳說不好意思。

黃母：但其實我想說的是，我今天出來的唯一目的就是——真相，我想知道，關於我先生的。

（頓。）不過……其實不是我想主動跟你談這件事情。要是可以都不見面我是覺得或許就算了，但是心怡一直要求我一定要問到這件事，就是我在電話跟你說的，所以我才……蘇父：我都不會介意。只要我可以幫得上忙的話。

黃母：所以，你跟我先生是什麼關係……你見過他嗎？

蘇父：我沒有印象。

黃母：原本我也覺得不可能，但後來聽心怡說你退休之前是在法院工作，所以，有沒有可能，是在某一次的審判還是……？

蘇父：我經手過那麼多案件，不可能會記得。

黃母：但是我怎麼確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蘇父：如果你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黃母：我的意思是，這麼多年來他都沒有再這麼激動過，所以我才覺得……

蘇父：為什麼你要相信一個……抱歉我必須這麼說，一個不正常的人？而卻不相信一個可以正常

說話的人？

黃母：不正常……？

黃母情緒突轉，似乎為了壓抑一種悲憤而呼吸不順。

蘇父：妳還好嗎？

黃母：（調整呼吸。）還好。（繼續調整呼吸。）在

那之後就會這樣，剛開始比較嚴重，好幾年

沒這樣了……

蘇父：不好意思。

黃母：醫生說是因為憂鬱的關係……現在好很多

了……

沉默。

蘇父：不好意思……要是早知道的話……

沉默。

黃母：沒事了。（注意到蘇父都沒喝咖啡。）咖啡再

不喝就要涼掉了。

蘇父無故地笑。

黃母：（喝咖啡。）沒什麼，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頓。）我原本想說，要是今天那個人就在

我面前，至少我還可以直接跟他說些什麼……

但是……或許就跟你說的一樣，跟你沒關係。

話說回來，天底下怎麼可能有這麼巧合的事

情呢？

沉默。

蘇父：妳相信世界上有善惡對錯嗎？

黃母：什麼意思？

蘇父：沒什麼，只是想說看開一點，對身體會比較

好。執著只是起於分別心，要是超越善與惡，

人間也能是極樂世界。

黃母：（笑。）或許是吧……你不會真的相信你說

的話吧？

蘇父：這不是相信的問題，這是實相的問題，實相

就是如此。

沉默。

黃母：嗯……我對這方面是沒什麼慧根。不過幸好

你今天跟我說了這些，原本我還擔心你跟我

先生之間真的曾經有過什麼瓜葛，沒有就好。

本來就不可能呀，心怡想太多也就算了，怎麼我自己也……這種事情怎麼可能……而且，就算是真的，我也不可能……算了，這樣就好。（頓。）這樣也好。

蘇父：心怡呢？後來心怡還好嗎？

黃母：影響是一定會有的。事情來得太突然，讓她有點措手不及。

蘇父：妳原本都沒有打算跟她說這件事？

黃母：要怎麼說？（頓。）小時候說不了，之後習慣了，就覺得沒說的必要了。

蘇父：終究是上一代的事情。

黃母：她跟彥博好像原本要去日本，後來也沒去了……

蘇父：這個我倒是沒聽說。

黃母：其實，心怡畢業的時候有想過要出國念書，考獎學金也不是很順利，明明筆試就很高分……

蘇父：我能理解，這是有可能的。（頓。）其實，

放到當時的情況來看，或許你先生這樣子不算不好……

黃母：什麼意思？

蘇父：如果你先生真的有犯什麼錯，或什麼罪的話，這樣子的結果不算不好……

黃母：結果？你說什麼結果？

蘇父：提早被放出來的結果。

黃母：但是他什麼事也沒做。

蘇父：他做什麼也不一定會跟妳說。這種事情不是沒有，甚至很常見，瞞著妻小去成就自己理想的男人……說真的，也挺令人欽佩的。

黃母：他沒有什麼罪。

蘇父：你確定嗎？

黃母：他沒有。

蘇父：那為什麼會被抓走呢？

黃母：我不知道……

蘇父：（笑。）放輕鬆一點，我也只是好奇。我現在只是客觀地分析給妳聽，不是說他有罪還

是沒罪，畢竟我是過來人。

黃母：我真的不知道……

蘇父：在那個時候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有些時候只是因為特務為了要拿破案獎金所以被羅織罪名，或者就將錯就錯。至於法官想要多判或少判也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至於還有一些情況，是親人在便衣特務進到家中的時候，聽到說只是要約去見面聊聊，就告知了行蹤，或者是在威脅之下就提供了些名單，或是資料成為後來的證據，有的時候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都很難說，甚至看似沒有牽連其中的人，可能都是促成了整件事情的一個因素。

沉默。

黃母：但是那些人是無辜的，不是嗎？

蘇父：後來的人不一定會這麼看。

黃母：那你怎麼看待他們？他們做的事情……如果是在那種情況下做的事情，就沒有對錯可言

吧？

蘇父：所以我才說了，不要有分別心。

黃母：（感到不安地。）你想說什麼？

蘇父：我想說的是，我都能了解。

沉默。

黃母：所以這不是對錯的問題？

蘇父：我說過了。

黃母：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蘇父：我已經退休了，審判早就不是我的工作。

黃母：你一定知道什麼……

蘇父：我只能說，我都能了解。

沉默。

黃母：（彷彿重回當時的心境，但卻又無法完整訴說。）我還能說什麼？當時我懷著心怡……

看著一群人……問我說……然後我就說了……他們問什麼我就回答什麼……我想著心怡，然後我不知道，我告訴我自己他們說很快就沒事就真的很快會沒事……他會沒事，

心怡也會沒事……一切都會沒事……然後我想，只有我知道就好了，不會有別人知道，這樣就好了。

蘇父：妳確定嗎？

黃母：什麼意思？

蘇父：雖然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不過我太太之前在國史館工作，也認識一些檔案處理方面的人，要是妳有興趣的話，我可以請她跟妳聯絡。（頓。）妳不好奇嗎？怎麼被檔案記載這件事情？或許妳剛剛那一段……我聽不懂的話，並沒有被記在裡面。

沉默。黃母喝咖啡。

黃母：咖啡真的要涼掉了。（頓。）我會考慮。

沉默。蘇父依舊不動。

蘇父：你有去投票嗎？

黃母：有啊。

蘇父：那妳投給誰？（頓。）陳水扁？反正結果都出來了，聊聊也無傷大雅。

黃母：我沒有投給他——當然沒有——

蘇父：嗯……不過世界真的變化得很快，世紀之交，一切都特別浮動。（頓。想到什麼似的。）話說前陣子還被找去補償基金會幫忙。妳應該有申請吧？要是沒有的話，我也可以幫忙。

黃母：申請什麼？

蘇父：妳不知道嗎？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

黃母：我還沒注意到……

蘇父：（笑。）幸好今天妳有找我出來，不然就……總之，妳要是覺得狀況符合資格，可以去申請看看，好歹是一筆錢。

黃母：我再看看。

黃母將咖啡喝完。

蘇父：你平常會唸經嗎？

黃母：唸經？

蘇父：心經啦，金剛經啦，或是簡單的往生咒，都可以幫助你帶來福報，安定身心。（頓。）沒什麼，只是一個小建議。如果沒有什麼其

他事情的話，今天就這樣吧。

蘇父伸出手要跟黃母握手，黃母基於禮貌跟他握了握手。蘇父離場。黃母將自己的咖啡喝完，然後她發現蘇父一口也沒有喝。她將自己的咖啡杯跟蘇父的咖啡杯一起帶離場。

第六場：同第五場，當天晚上

心怡家。心怡獨自坐著，起身，略顯焦慮地等待。又坐下。不久後，黃母回家。

心怡：今天跟彥博的爸爸見面了嗎？

黃母：見到啦。

心怡：他說什麼？

黃母：沒說什麼……我就說是妳想太多，根本就多慮了。

心怡：噢……

沉默。

心怡：彥博他爸媽過不久就會去美國了。

黃母：那彥博呢？

心怡：不知道。

黃母：那你們現在的狀態是……？

心怡：不知道。

黃母：那妳怎麼想？

心怡：不知道。

黃母：不要一直說不知道。

沉默。

心怡：真是覺得好噁心……

黃母：什麼東西噁心？

心怡：我自己。原本還想有機會去美國。離開臺灣。

離開這個……

黃父房間傳來敲打牆壁的聲音。黃母與心怡置若罔聞。

心怡：妳有聽見嗎？

黃母：聽見什麼？

心怡：要是沒有這件事，我會厭惡這個地方厭惡得

心安理得。

沉默。敲打牆壁聲。

心怡：妳覺得我應該怎麼做？

沉默。敲打牆壁聲。

心怡：妳有聽見嗎？

黃母：聽見什麼？

心怡起身，沉默，想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聽見了什麼。

心怡：沒什麼……（頓。）其實，與其說我真的想

出國，不如說我想離開你們。

黃母：心怡，妳在說什麼……

心怡：我想離開這裡。

黃母：（彷彿試圖安撫心怡。）不要這樣說，妳爸那

樣也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心怡：我想離開……

黃母：我聽不懂妳在說什麼。（頓。）我聽不懂。

心怡：反正妳知道我的意思。

沉默。

黃母：長大之後，未來本來就是要自己決定。（頓。）

如果我是妳，我也會有類似的想法。

沉默。敲打牆壁聲。

心怡：我覺得……好吵。我去看看。

心怡離開。黃母打開電視。黃母看了一會，把聲音調

高，像是要試圖壓過敲打牆壁的聲音。心怡進場，黃

母把電視關上。心怡似乎在想些什麼，看著黃母。

黃母：（笑。）幹嘛一直看著我？

心怡：我想知道，爸有沒有朋友？

黃母：有啊。妳是說什麼朋友？

心怡：就是那個時候的朋友。

黃母：妳想做什麼？

心怡：你們還有聯絡嗎？

黃母：都那麼久了。

心怡：我發現我怎麼都沒想過這個問題。（頓。）我

怎麼可能——都沒有想過這麼簡單的問題？

黃母：都那麼久了。

心怡：噢，對……都那麼久了……（會心笑。）我

在想什麼？如果我連……

沉默。

黃母：妳在想什麼？

心怡：爸有跟我正常地說過話嗎？

黃母：妳出生的時候他還在外面……

心怡：所以他有在正常的情況下跟我說過話嗎？就算在我還聽不懂的時候，他有沒有說過什麼？有嗎？（頓。）我完全不了解他。我也沒有試著去了解他過。

沉默。

心怡：妳知道怎麼去找檔案嗎？

黃母：什麼檔案？

心怡：我也不知道，所以才問妳。

黃母：一般人怎麼會知道？

心怡：也是，跟我想的一樣。

黃母：所以……？

心怡：沒關係，我自己想辦法。

沉默。

心怡：妳有聽過這段話嗎……「實行統一主義，摧毀共產暴政。」

黃母……：妳在說什麼？

心怡：「反對臺灣獨立，推翻國民政府，統一中華。」

黃母：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頓。）妳是不是去了什麼地方？還是見了什麼人？還是說妳看到了什麼東西？

心怡：沒有啊，妳幹嘛那麼緊張？

黃母：剛剛那些話，誰跟妳說的？

心怡：爸爸跟我說的。（頓。）開玩笑的！

黃母……：還是妳去真的看過什麼資料還是檔案了……是嗎？

心怡：（不耐煩地。）不是說了嗎？就說沒有。

黃母：不說就不說。

沉默。

黃母：妳應該還是想跟彥博去美國吧？

心怡：怎麼又提這個……？

黃母：是嗎？

心怡：我不知道。

黃母：想去的話就去，不要之後後悔。

心怡：要花錢。

黃母：我有幫妳存一些錢。

心怡：怎麼忽然會有錢？

黃母：……本來就是要讓你出國用的。

心怡：我之前都不知道。

黃母：……本來想說需要用的時候再讓你知道。

心怡：妳是說真的？

黃母：騙妳幹嘛？

心怡：妳真的很妙。

黃母：考慮一下，應該夠用。

沉默。

心怡：妳很希望我去嗎？

黃母：不是妳一直想去嗎？

心怡：那妳希望嗎？

黃母：……我只希望妳不會後悔。（頓。）以前考

留學獎學金的事情……我知道妳一定很在意。

心怡：都多久之前的事了！

黃母：反正妳知道我的意思，我是為妳好。

心怡：於事無補的善意。

黃母：……（彷彿沒聽清楚。）妳剛剛說什麼？

心怡：我說，我會好好考慮。

黃母：對啊。（頓。）反正現在我們也不是出不起錢，

就當作出國散心也好。

心怡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黃母：妳剛剛是在笑嗎？

心怡：沒有啊，妳想太多了。

黃母：不要老是板著一張臉。

沉默。心怡彷彿又聽見了敲牆壁的聲音。

黃母：怎麼了？

心怡：妳有聽見嗎？

黃母：聽見什麼？

心怡：（對房間裡喊。）爸爸？（頓。）爸爸？（對

黃母。）你真的沒聽見嗎？（頓。）爸爸？

心怡離場。黃母似乎在想些什麼，隨後離場。

第七場：同第五場，當天晚上。

彥博家。

蘇母：結果後來怎麼跟她說？

蘇父：我自自有分寸。

蘇母：反正她也不能怎麼樣，幹嘛還要見面？

蘇父：做人還是要光明磊落。

蘇母：所以你到底說了什麼？

蘇父：是什麼就說什麼。

蘇母：她就這樣相信你的說辭？（頓。）你想這背

後會不會有什麼？

蘇父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蘇母：你不擔心對方去告知媒體還是相關單位的？

蘇父：她不會做這種事。

蘇母：妳確定？

蘇父：（輕鬆地。）不用擔心。

蘇母：難保她不會改變心意——

蘇父：妳就是愛疑神疑鬼，都要去美國跟寶貝兒子

見面了，還想這麼多——

蘇母：要是他哪天開始亂講話……（忽然想到。）

等等，精神病病人講的話也不能採信吧——

我怎麼現在才想到？根本……根本就不會有

人相信他。（釋然地笑。）我就是太多慮了。

蘇父：（想到什麼似的。）心怡的媽媽是很標準的臺

灣人。

蘇母：你是說哪種？

蘇父：（思考如何用字。）溫柔敦厚的那種。

蘇母：（意有所指地。）所謂的好國好民。

蘇父：但是她沒有投陳水扁。

兩人爆出笑聲。

蘇父：然後我只差沒說我投給陳水扁。

兩人笑得更開懷。

蘇父：反正……新世紀的重心必然會是在大陸，臺

灣這邊怎麼變化，都不會影響大局。之前抱

美國老大哥大腿的時代也差不多了。

蘇母：是啊……彥鈞也確定明年要到大陸去了。

蘇父：這也是遲早的事，畢竟語言文化相通。

蘇母：語言是相通，但是彥鈞根本就已經是個美國

人，文化大概還是有所隔閡……

蘇父：很快就能適應了。

蘇母：不過彥鈞去了大陸之後，我們留在美國也是

有點……不知該怎麼說……

蘇父：就當作是自然的因緣聚散吧。

彥博上場。

彥博：（對蘇父。）跟心怡媽媽見面還好嗎？

蘇父：沒事了，不用擔心。

彥博：真的？

蘇父：難道是假的？（頓。）今天還有功課要做，

想說什麼其他的之後再說。

蘇父離場。從書房隱約流出蘇父所播放的《佛說阿彌

陀經》誦經聲。

蘇母：噢——又開始了。

彥博：你們到美國之後要做什麼？

蘇母：爸爸自然有所安排，不用擔心。

彥博：不過，為什麼啊？

蘇母：什麼為什麼？

彥博：忽然決定要過去……

蘇母：也沒有忽然，一直都有在想，就是安排之後

的生活。

彥博：跟選舉有關嗎？

蘇母：不能說有，也不能說沒有，總之就是一個大

環境的氛圍吧……

彥博：我想搬出去。

蘇母：可以啊，反正我們這邊也可以租出去。

沉默。蘇母覺得佛經的聲音有點惱人。

蘇母：今天好像放得特別大聲，你等一下。

蘇母離場。佛經聲音降低。蘇母上場。

蘇母：這樣還差不多，剛剛真是吵死了。（頓。）

你爸是有說到，如果你真的要找新房子，他會請李叔叔幫你去看看房子，確認一下品質，以免像你以前不是租到漏水，就是晚上一堆蟑螂不知道從哪裡跑出來，還在抱怨失眠——到時候我們人在美國就沒人幫你打蟑螂了。

彥博：我——會——打——蟑——螂——

蘇母：什麼時候學會的？會飛的呢？

彥博：不——知——道——

蘇母：不然心怡應該會打吧。

彥博：心怡……

彥博陷入自己的世界，沒有反應，也沒聽到蘇母說了什麼。

蘇母：怎麼了，忽然不說話？（頓。）在想什麼？（故意大叫。）有蟑螂！

彥博不自覺的神經緊繃，左右張望故作鎮定。

彥博：在——在哪裡啊？

蘇母：跑走了。

蘇母大笑。

蘇母：看你都不理人想說怎麼了。（忽然想到什麼似的。）等一下，蟑螂的英文要怎麼說？

彥博：（不解地。）什麼？

蘇母：英文，蟑螂的英文。

彥博：cock——cock——

蘇母：cock?

彥博：好像是cock什麼的——

蘇母：算了算了。哎，英文不夠好真的很讓人焦慮。

要是之前你請英文家教的時候我也一起就好了。

彥博：拜託都多久以前的事了。

蘇母：（頓。歎氣。）也是。

彥博：欸——那個時候要是你也一起上的話人家早就被嚇跑了，問題一大堆，搞不好還會一直刻意刁難人家。

蘇母：不試探一下怎麼知道是不是真材實料？

彥博：只是補個高中英文有必要問人家GRE的題目嗎？

蘇母：噢，我只是想說順便呀——

彥博：妳自己怎麼不請一個？

蘇母：妳爸不會同意的啦，錢都花在你們小孩身上，哪輪得到我？所以才想說當時應該一起上的。（頓。）我來看看這個怎麼唸，這個是Catherine之前寄過來的咖啡。（試著唸起咖啡包裝上的名稱。）Guatemala El Socorro Washed Catarra. 這是什麼意思？彥博？

彥博：我怎麼知道……

蘇母：那就先不管，你先聽聽看我這樣發音正不正確？（字正腔圓的發音。）Guatemala El Socorro

Washed Catura。怎樣？很標準吧？（似乎對自己的發音很滿意，享受在發音的過程當中。）

Guatemala El Socorro Washed Catura, Guatemala El Socorro Washed Catura。哈哈，怎麼好像在

唱歌劇一樣？（試著用歌劇腔反覆哼出。）

Guatemala El Socorro Washed Catura

蘇父上場。

蘇父：發生什麼事了？那麼興奮？從裡面就可以聽見這裡的聲音。

蘇母：噢，沒什麼，練習英文發音。

彥博：平常也不會有人去唸這種東西。

蘇母：那怎麼可以，到時候到了美國還得當面跟 Catherine 道謝，發音不標準對方聽不懂豈不就太失禮了？我們臺灣人不可能在美國人面前

丟臉。

彥博：（意有所指地複述。）我們臺灣人不可能在美國人面前丟臉……

蘇母：怎樣，有什麼意見？

彥博：Catherine 其實也會說中文，而且說得還不錯。妳就跟她說中文就好啦。

蘇母：我的天啊，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人家到臺灣的時候講幾句中文那是應該的。到美國說中文？那幹嘛去美國？你哥好不容易娶了一個美國太太，當然要把握機會跟她練習英文！還不用錢！

彥博：她又不是妳的英文家教。

蘇母：誰說我要把 Catherine 當成英文家教？這種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還用不著你來教我。（頓。清清喉嚨。）分寸我自會拿捏。

彥博：（敷衍地點點頭。）是是是。

蘇母：這感覺搞不好蠻好喝的，我去泡來看看。

蘇母離場。

彥博：剛剛有些話還沒說完……

蘇父：你想說什麼？

沉默。

蘇父：你還有在跟心怡聯絡吧？

彥博：有。

蘇父：會講到這方面的事情？

彥博：會。

沉默。

彥博：你後悔過嗎？

蘇父：後悔過什麼？

彥博：當法官。

蘇父：心怡跟你說了什麼？

彥博：沒說什麼。這跟心怡爸爸沒關，只是我自己

想問。

蘇父：後悔？當然不會後悔。我當年都是依法審判。

彥博：但是當年的法律是有問題的。

蘇父：最重要是依照當時有效的法律。如果是現在，

依照現在法律，我當然不會這樣判。

彥博：所以你覺得人權是什麼？

蘇父：忽然跟我談起人權來了？真不像你。

彥博：可以回答我嗎？

蘇父：一個社會要有基本人權。這是當然的。但是國家要安全，社會要安定，也必須有些權宜措施。

彥博：你覺得自己曾經是……壓迫者嗎？

蘇父：哈哈，不要用這種政治正確的用語來簡化問題。當年環境是戒嚴時期的軍法，你用現在的標準來看我，物換星移，這是不公平的。

彥博：所以你怎麼想……過去做的事情？

蘇父：我問心無愧。我服務的初衷都是一樣的。擔任什麼職務，就做什麼事情。唯一的原則，就是一切依法處理。（頓。）而且很多事情比你想像的更複雜……

彥博：或許吧。

蘇父：你想問的就這些？

彥博：或許吧。

蘇父：那我繼續去做功課了，等下媽媽出來，叫她

聲音小一點。

蘇父離場。彥博環顧四周。他看著書法作品，想到什麼，去找了一枝紅色粗墨筆，在書法作品上塗鴉，包含不堪的字眼。然後若無其事地坐著。不久，蘇母準備咖啡出來，發現書法作品上的塗鴉，不動聲色。

蘇母：這是怎麼一回事？

彥博不回答。蘇母將咖啡倒好之後，將書法作品重掛，以背面朝外。

蘇母：你剛剛跟爸爸說了什麼？

彥博：他叫你聲音小一點。

蘇母：不是這個，其他的，你們是不是講到心怡那件事？還是怎樣？

彥博：（低聲。）共犯結構，邪惡的平庸！

蘇母：你在喃喃咕咕什麼？（嘲諷地，因興奮逐漸加大音量。）還真了不起，什麼時候學到「邪惡的平庸」這五個字？心怡教你的嗎？我就知道……這種荒謬的說法你也相信？（注意到自己聲量變大。）啊，要小聲一點。（聲量

變小。）要說共犯你也是共犯的邪惡兒子，平庸這兩個字用在你身上我看也是剛好。

彥博：（無奈地吼叫。）啊——

蘇母：怎樣？吼完之後要解釋什麼叫作邪惡的平庸嗎？

彥博：不需要。

蘇母：那這又是哪個哲學家說的？

彥博：（頓。）不知道。

蘇母：（滿足地。）哼，還知道承認。（頓。）少去跟別人一起講一些政治術語，那些東西只是用來洗腦年輕人的，被利用都還不知道。（頓。喝咖啡。）你爸當初學寫書法的時候，其實就是學佛之後不久。那個時候，他們部門的人都聚在一起學佛，因為很多沒辦法下判斷的時候，就需要一個更高的指引，也可以說是心靈的寄託。我最記得的是，你爸說佛法裡面有提到：「依法不依人。」這句話每次都讓他心情安定很多，他說，遇到難以

判斷的情況，先把人的因素排除，只要考慮法的因素，就會簡單很多。（喝咖啡。）你不喝咖啡嗎？不喝會涼掉。（頓。）他還說，只要是法所允許的，就是正確的，法的範圍，就是正義的範圍。但是事情還沒這麼簡單，真的遇到難題的時候，他就會開始用書法抄寫佛經，抄一抄心情就安定下來。你看他剛剛看到那些書法作品變成這樣都沒說什麼……其實你爸爸是很愛你的，雖然他都沒有說……我想學佛多多少少也有點影響，要是他年輕的時候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哎，說到底，心有罣礙才是真正的恐怖。你看，像我這種人都可以體會這種道理。（頓。喝咖啡。）真的不喝咖啡嗎？好喝欸。哎，不過說了這麼多，偷偷告訴你，其實這些鬼話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不過這個就不要跟你老爸說……

彥博：你們是星期六晚上的飛機吧？

蘇母：嗯，怎麼了嗎？

彥博：我想說我可以開車送你們過去。

蘇母：嗯，總算這次主動開口，有長大。

彥博：只是想要確認你們真的安全離開了。

蘇母：講什麼？後面這句話有點多餘。這只是玩笑話而已，對吧？

蘇母作勢擁抱彥博，彥博沒有拒絕。

蘇母：（擁抱彥博。）以後玩笑不要亂開，知道嗎？

我跟你爸爸會很難過。

彥博：嗯……反正……（頓。）我要先去休息了。

彥博離場。蘇母看著被反掛的書法作品，不禁笑了出聲，並且無奈地搖了搖頭，但又持續地笑著，並輕輕哼出歌劇似的旋律，把咖啡一飲而盡。

第八場：二〇〇〇年仲夏

醫院大廳。大片落地窗，採光良好，外頭綠意盎然。心怡與黃母坐在長椅上。

黃母：說起來很奇怪，其實我還蠻喜歡來這家醫院

的，很寬敞明亮……不過你跟彥博約在這個，就有點奇怪了。

心怡：他不會介意的。

黃母：我知道。

心怡：倒是爸爸很有趣，三不五時就問彥博在哪裡……

黃母：大概他也是希望你們可以……

心怡：嗯，或許吧。

彥博進場。

彥博：（對心怡。）欸。（對黃母。）伯母好。

黃母：剛剛才在跟心怡說，約在這邊真是不好意思。

彥博：不會啦，怎麼會。

心怡：我就說吧。

黃母：那你們先聊，我去看看爸爸。

黃母離場。

彥博：（注意到心怡仍戴著他送的項鍊。）妳今天有戴項鍊。（頓。）怎麼不說話？在想什麼？

妳不是說有話想說？

沉默。

心怡：（彷彿是準備好才決定說出來似的。）其實我一直在整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事情好像過了很久，又好像昨天才發生一樣。我從來沒有看過他變成那個樣子，真的，一次都沒有。從我有記憶以來，就是我媽在照顧他。（頓。）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病因，我媽總是說小孩子不要管那麼多。（頓。）長大之後，我只是很單純的想說，只要好好照顧他就好了，也沒有繼續追究什麼，習慣了——我就這樣習慣了接受現狀，如果現狀可以一直維持著就好了吧，跟其他人比起來，我爸可以復原到那樣的狀態，已經很好了。（頓。）回想這一切，從我有記憶的時候開始回想，我真的覺得我好像被背叛了……但是，我被哪個人背叛？我被哪件事情背叛？我從什麼時候開始被背叛？我不知道……或許，這只是沒用的抱怨。（頓。）我甚至覺

得發作的他，才是完整的他，正常的他，而一直以來冷漠安靜的我自己，可能才是那個有病的人……

沉默。

彥博：會過去的。

心怡：真的嗎？

彥博：重點不是已經發生的過去，而是未來，未來要怎麼創造才是我們所能決定的。

心怡：天哪——這些臺詞你想了多久？

彥博：妳只是在鑽牛角尖。

心怡：我反駁不了你，你也說服不了我。（頓。）所以我到底——還能確定什麼？

彥博：活在當下。

沉默。心怡略帶無奈的笑出聲來。

彥博：什麼事情那麼好笑？

心怡：沒事。

彥博：或許我說的話聽起來比較陳腔濫調，但是我是為妳好。先為自己著想吧。人活在這個世

界上誰不是先替自己著想？

心怡：這就是你替自己著想的方式？

彥博：（困惑地。）什麼？

心怡：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彥博：我知道妳的心情很複雜。因為這件事情打亂了妳對未來的規畫，妳其實根本就只想離開這個地方，而且……妳是不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離開，就可以不用面對這一切，包括你爸……

心怡：（猶豫。）我現在是不是也還這樣想……

彥博：所以妳的罪惡感才更深，因為妳想逃避這種罪惡。

心怡：（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彥博：我太了解妳了。

心怡：（頓。）我不知道。

黃母帶著黃父上場。

彥博：（對黃父。）伯父好。

黃父沒有特別反應。他坐在長椅上。

心怡：爸爸，人家在跟你打招呼，要回人家啊。

彥博：沒關係啦。

心怡：（對黃父。）這是彥博啊，你不是說想要看

看他？

黃母：（對黃父。）對啊，彥博來了耶。

場上隱約出現總統選舉造勢的聲音，但只有黃父聽得見，其他人都沒有反應。黃父聽那幻覺似的聲音聽得逐漸出神入迷。這些聲音只有黃父聽得見，並與以下對話與動作並行。

黃父伸出手，像是要跟彥博握手。彥博不確定該如何反應。

心怡：他要跟你握手啦。

彥博：（表示領悟。）喔。

彥博跟黃父握手。結束後大家不知該接什麼話。

黃母：（打破沉默，對彥博。）他好像想要跟你說什

麼話的樣子。

沉默。

黃父：（臺語，溫柔地。）你說是不是？

沉默。

心怡：哈哈，又來了，之前選舉的時候他就愛盯

著電視看，人家講什麼就跟著講什麼，真的

是，選舉都結束那麼久了——

黃父：（臺語。）你愛臺灣嗎？

心怡：（試圖自制地。）哈哈哈哈哈……

黃母：（對心怡。）妳在笑什麼啊？

彥博：我不是先離開比較好……？

心怡：哎喲他只是電視看太多了。

黃父：（相對激動地。臺語。）你愛臺灣嗎？你愛臺

灣嗎？你愛臺灣嗎？

心怡繼續笑著，黃母不知所措，彥博設法抽開黃父握住的手，往角落移動。黃父的幻聽逐漸淡出。黃母阻止他，要他冷靜。

黃母：（對黃父。）你不要這麼激動，會嚇到人

家……

黃父坐在長椅上，持續喃喃自語：「這就是愛臺灣，你說是不是？」「你愛臺灣嗎？」但聲音並不明顯。

心怡：（對彥博。）你躲那麼遠幹嘛？沒事了啦！

彥博：我還是在這裡好了。

黃父幻聽的聲音完全消失。他的神態也恢復正常。

黃父：（注意到彥博。）彥博，你來啦？怎麼站在那裡？

彥博：沒有啦，沒事。（走近黃父。）伯父，你今

天氣色看起來很好耶。

心怡：爸爸你之前不是說想要看看彥博？

黃父：我有這樣說過嗎……？

黃母：沒關係啦，反正人家都來了。

黃父：今天天氣很好。

心怡：還是你要先到外面走走？

黃父：好啊。

黃母：那就去外面走走。

心怡：我也去透透氣。

心怡帶著黃父離場。

黃母：剛剛發生的事情，不要介意。

彥博：不會啦，怎麼會……

黃母：那就好。

彥博：伯母，我只是在想……

黃母：你跟心怡的事情？

彥博：可以這麼說。

黃母：就看你們自己……其實我覺得心怡其實還是想出去的。

彥博：她怎麼跟你說的？

黃母：依她現在的狀態，我想她是給自己太多不必要的責任。她應該也有跟你說類似的話吧？

彥博：嗯，大概知道是什麼。

黃母：其實我跟她講得很實際，要是有什麼經濟上的需要，家裡也是可以負擔。

彥博：那她怎麼說？

黃母：她雖然沒說什麼，但至少她可以考慮。（頓。）你呢，你怎麼想？

彥博：明年我哥就會從美國去大陸工作，我爸媽他們說要是我跟心怡要去美國的話，就可以直接住在我哥跟他太太現在住的那邊。

黃母：明年嗎？那還有一陣子……應該是沒問題，

時間拉長一點，人自然就會回到慣性的軌道

上面。心怡應該……不用擔心啦。

彥博：我也是這麼想，要是這樣就好了。

沉默。

黃母：不過……其實，心怡她，這一陣子偶爾會變

得怪怪的，我有點擔心她，要是她給自己太

多壓力，精神上出現什麼問題的話……

彥博：心怡她本來就比較神經質一點。

黃母：顯然你也夠了解她。只是，有時候我會冒出

一些奇怪的想法……

彥博：伯母你想太多了啦！

黃母：想說她會不會是遺傳到她爸爸……（頓。）

但也可能是我自己多慮了。

彥博：不會啦。

黃母：不會就好……（頓。笑。）啊——看你這個

樣子，我大概能了解為什麼你可以跟心怡相

處那麼久了。

彥博：什麼意思？

黃母：（笑。）沒什麼。

彥博……伯母有想買些什麼吃的還是喝的嗎？

黃母：不用麻煩了。

彥博：伯母不用客氣啦，都那麼熟了。

黃母……如果你想去找心怡就去找她。

彥博：那——

黃母：（笑。切斷彥博的話。）我想自己在這裡待一

下。（彷彿才真正感受到落地窗外的陽光與綠

意。）啊，這裡採光真的很好，你看外面那

些樹，夏天的陽光真的讓一切充滿生命力。

如果……三十年前的夏天什麼都沒有發生的

話，現在的我還會坐在這裡嗎？（頓。）你

跟心怡就真的開始新的生活吧，心怡她一直

想離開，但又放不下。其實她不知道的是，

我還真有點期待她離開家之後，只剩我跟她

爸爸……（略帶感傷。）就好像……可以讓那

個夏天重新來一遍……（自我解嘲地。）唉，

哈哈，我在講什麼天馬行空的話……人真的
是很奇妙，好像一點點觸發就可以脫離現實
胡思亂想……（急切地。）唉，你怎麼還待
在這裡？快去呀！去去去！

彥博：噢，好，那……待會見。

黃母：待會見。

彥博稍微遲疑，離場。黃母微笑看著彥博離開，坐回
長椅，盯著地板，似乎想起了什麼，又笑了起來，然
後表情茫然看著落地窗外。不久，心怡回來，也坐在
長椅上。

黃母：只有彥博跟他，沒有問題嗎？

心怡：沒有問題。

黃母：他們聊得開心嗎？

心怡：他們聊得很開心。

沉默。

劇終。